

独角兽融资冰火两重天 从撒网式投资到谨慎出手

■ 何珊珊

2023年6月的一个下午，达康资本总裁马钰约了10个项目的负责人轮流见面前，这种高密度涉及投资决定的对话大约半小时完成一个。

其中，马钰遇到了一个感兴趣的项目，当即约了对方晚上详谈。最终，两人从晚上8点，畅谈到凌晨3点，马钰决定参投。

大约两周后，经过各类手续，创始人公司投资到账1500万元。

这种节奏对于马钰是常态，但出手投资却不是常态。每个月马钰需要过目的经过助理筛选后的项目方案大约在60—80个，今年至少已看过500个，出手投资的却屈指可数。

1500万元的投资可能在几小时内便决定。但对于排队等待资金的公司来说，获得投资仍然需要经过万里挑一。这既需要努力，也需要等待时机。

自2023年开年，人工智能、AI大模型、自动驾驶等与前沿科技相关的字眼几乎牢牢占据资本的眼球。在大模型领域，腾讯、百度、阿里等大厂风投部纷纷出手，有清华系背景的公司几乎占据半壁江山。

最快的一次，一家人工智能公司成立不到3个月就获得了来自百度背景的投资。

有的科技公司并没有那么幸运。

马钰近期锁定的一家边缘赛道科技公司，几乎要等到年底才能最终确认首轮投资者的名单，而这家公司已经在该赛道探索了一年半，以证明商业模式可形成闭环并且盈利具有成长空间。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科技环保，从通俗意义上来说——废品回收。

据马钰透露，这家公司有望获得来自京东、百度等大厂的投资，只是目前投资金额等细节尚在沟通中。

“投资，就是投人。”马钰对这家公司却抱有强烈的信心。他表明自己的投资观点与大多数投资人一致。

从投资人的角度看，达康资本的投资总监杨拓表示：“今年整体机遇较少，风险较多，一些独角兽出现各种问题，某些互联网大厂用试AB选项的方式也试不出来新的产品，这证明其实市场新的机会已经非常少了。一些头部科技企业，比如芯片细分领域的龙头也面



图片来源：新华社中国图片集团

临IPO暂停；自动驾驶类前期估值较高但盈利较差，后续融资会比较难；锂电池产业链现阶段产能过剩，很多明星企业甚至火热赛道公司融资都很困难。”

无论如何，对于企业而言，资金获取的厮杀已日渐白热化。

AI 投资热潮

AI大模型风潮毫无疑问已席卷全球。

今年8月，资深风险投资财务顾问杨娜（化名）对时代周报记者谈到科技投资界状态时，称一名投资人朋友需要每天花大量时间看论文，研究大模型，甚至自己敲代码加深理解。“足够热，且足够卷。AI大模型迭代快、壁垒高，每天都有新信息要理解，大家都很焦虑。”杨娜表示。

但AI大模型的盈利前景尚处在大雾弥漫阶段。

即使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前沿者Meta，也在承受人工智能盈利前景不明确的困扰。扎克伯格在今年8月的电话会中亲口承认：“目前还不太清楚人工智能将如何转化成有意义的收入来源”。

从应用落地层面来看，杨娜认为，目前发布的100多个大模型，从界面设计到用户体验，没有破圈的存在。

有业内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：“现在大模型90%都是鱼龙混杂，今年百度等各大厂才公开入局，其他小厂怎么可能那么快？很多都是AI1.0时代的公司套壳复出。”

国外方面，Meta表示，到2023年，人工智能相关总支出费用将达到880亿

至910亿美元；微软则预计2023年整个财年都会继续增加资本投入人工智能研发，支出将达到450亿—600亿美元。

在国内，大厂投资数量大幅下滑的今年，人工智能却是大厂战略布局的重中之重。一家名为生数科技的人工智能公司同时拿到百度与阿里的投资。据IT桔子数据显示，仅天使轮融资就接近亿元人民币。

以阿里系为例，其对外投资数量从2021年上半年的65起下降至今年上半年的15起。但据时代周报记者统计，2023年1月至9月，阿里对外投资的人工智能相关公司有3家，占据总投资数量的五分之一。此外，百度3家，腾讯4家。

从二级市场来看，上半年A股AI板块大涨，超30只股票涨100%以上。

但对于众多风投而言，迷茫与焦虑共存。一边担心投错，一边害怕投晚无法“上车”。考虑到第一轮的投资基本结束，后续想再抢占市场将变得十分艰难。

某资深风投财务顾问曾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，当前项目投融资更多是“熟人间投融资，高层对高层”。

多名投资人的共识是，围绕AI大模型的首轮竞争与投资已然结束，只有解决商业化落地，才能缓解后续投融资难。在通用大模型领域，创业公司的技术、资金、数据支持无法与大厂竞争。

一名资深投资人表示：“当前很难有合适项目出手，在风口上的项目估值过高，当前标的体量过于庞大。”

杨拓认同估值问题，他告诉时代周

报记者，从投资人角度来看，当前大多数独角兽估值过高。

当前看来，人工智能并不缺钱。大厂抢占，风头跃跃欲试，即使暂时无法盈利，也难挡资金疯狂涌入。与此同时，同为科技赛道的公司可能还在为融资绞尽脑汁。

AI大模型之外，投资人的视线会投向何处？

资本更冷静

对于无法下手大模型的投资人来说，有部分人原本就不在科技赛道。因此，与其紧盯大模型，不如寻找其他赛道。

投资人何东今年离开工作多年的北京，到杭州尝试web3.0方向的探索。

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，他身边所有美元基金的朋友，基本处于半休息状态，比较头部的美元基金机构，原本做研究、投后的人，现在在线上或线下自己开店做生意的人，今年比比皆是。

“一个朋友不久前去东南亚调研了一圈，找投资项目，但完全没有能下手的。现在他回国去西安开了一家汉服店。这些清北、海外留学背景的人，从搞风投变成回归线下实体经济的状态，只是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做。”何东说道。

今年最忙的时候，有一周杨拓连续出差，7天跑了4座城市，做了5种类型的工作，包括被投考察、配合募集资金、项目投后等。但这并没有消除他的迷茫。

提到今年的状态，杨拓表示：“无论从投资端还是募资端，作为一级市场投资人，我觉得大家都会比较迷茫。”

他表示，投资端看新机会，但今年新机会太少。募资端角度，目前主要有钱的机构是险资和政府。险资有些二级配重比较大，股票市场下跌会导致偿付能力触发红线，出资能力和意愿都在降低。

另一边，一些独角兽公司却对资金无比渴望。

马钰预备下手的废品回收科技公司，其董事长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，公司在产业标准化建立上已尝试一年半，到年底即将满18个月，预计明年才可正式公开亮相。这个过程中他在一线干了8个多月，每个回购环节都需要自己确认。

尽管在他和投资人看来，该领域发展潜力巨大，这家公司仍在与各家资本机构积极沟通，预计到年底才有望明确

资金消息。

今年还有一些科技独角兽公司在上市之路上折戟。

据深沪两大交易所披露信息统计，截至10月，今年科创板终止IPO的公司多达200家以上。据一名投资人介绍，今年即便在风口的自动驾驶领域也很难融资。

但投资人并非没有看好的行业。

有接近20年投资经验的马钰相对看好医疗大健康以及养老，有8年投资经验的杨拓和有7年投资经验的何东都看好新能源。

杨拓关注的新能源方面，包含高端制造、半导体、新材料等科技领域。据他介绍，今年初达风资本初投了一家新创业的半导体公司，偏军工口。还有一家气凝胶企业，原材料简单、成本低、供给充足，作为基础材料，未来具有大规模应用的基础。

杨拓表示：“目前看，未来几年能连续增长的清晰赛道并不多，新能源虽然很卷，但也算一个。现在产业链上企业面临的困难，大多只是阶段性的，主要源于整个供应链上产能和需求的不匹配。未来随着终端需求增长，部分尾部企业会被出清，好的企业产能利用率和经营情况必然也会好转。”

对于今年的投资趋势，在何东看来，已经出现分化。

何东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，今年上半年，过去在美元基金中关注消费方向的人，开始向科技方向转变，一些机构已经感受到市场的变化，部分公司已经招募了AI领域的人来充当内部的投资经理角色。

他表示，还有很多人紧盯国家政策，会对一些重点项目落地进行关注，比如电池、储能，都围绕新能源汽车产业链。

“原来可以撒芝麻，撒一片总有几家能出来。现在大家基本上要看准才下手，更谨慎。”杨拓则认为，大层面来看，产业方向都往制造业转型，现在没有那么多的热钱去追逐短期难落地的新技术孵化。

“即使一个月都没有适合的项目，我也不浪费时间精力去撒网。”马钰认为，资本也在发展进步，会变得更成熟更踏实。E

（文中何东为化名；

文章来源：《时代周报》）

时代弃儿最后一击 思杰退出中国市场理所当然

思杰（Citrix）宣布退出中国市场，似乎预示了传统IT架构的落幕

■ 李祥敬

你还记得Xen吗？

你还在使用虚拟化吗？

自从思杰（Citrix）被Cloud Software Group收购退市后，曾经的虚拟化巨头其实某种意义上已经名存实亡。

Cloud Software Group为大规模企业提供关键任务软件。思杰、TIBCO、NetScaler、Jaspersoft、ibi和ShareFile都是Cloud Software Group旗下的品牌。

云原生时代的弃儿

政治与经济总是息息相关，在众所周知的中美之间PK中，IT产业肯定是最首当其冲。

我们熟悉的国外厂商纷纷抽身中国市场，一方面是中美博弈的结果，另一方面则是整个IT市场的变革。

而今天，思杰宣布退出中国市场，似乎预示了传统IT架构的落幕。为什么这么说？

虚拟化技术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，此前一直是一门小众的技术，直至x86架构的出现与之完美融合，进而在21世纪前后迎来爆发。

这些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觉察到数字生活的巨大变化。而这背后是整个IT技术的变化，比如云计算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5G等。就拿思杰所在的虚拟化市场来说，其直接面对K8S容器技术的冲击。

这种冲击是颠覆性的。经过几年的技术发展和大规模实践，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基于虚拟机的应用程序迁移到容器。

虽然虚拟化也是一种硬件和软件的解耦，但是这种解耦还不够彻底，而容器技术则站在应用角度实现了颗粒度更细的资源利用。

记得在容器技术刚刚出现的时候，业界也在讨论虚拟化与容器孰优孰劣，就像当初公有云与私有云的讨论。

其实不光思杰，我们看到被博通收购的VMware的处境也并不乐观。

总之，淘汰思杰和VMware的是时代，因为云时代的云原生才是客户想要的。不管是思杰还是VMware，他们只

能奋起直追。

来自国产替代的最后一击

另外对于退出中国市场这件事，其实也没啥可说的。

思杰提供的本地部署的软件以及云端交付的服务，而中国特色的中国市场让思杰水土不服。

虽然思杰也可以与国内的伙伴有很多合作，但是随着整个信创（国产替代）的推进，思杰的市场一再被挤压。

原有生产业务加快从国外虚拟化平台迁移到国产信创体系上，国内关键行业客户往往倾向寻求与VMware功能及产品结构对标的虚拟化平台，以降低业务迁移过程中的风险与迁移成本。

在这种趋势下，国内厂商发展迅速，如浪潮、深信服、EasyStack易捷行云、ZStack云轴科技。

而国内公有云大厂，如华为、阿里、腾讯等，他们也转向了自研或者云原生。

Gartner的《中国语境：2023Q2服务器虚拟化市场指南》报告认为，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从国外的供应商（如：VMware）向中国供应商转移。在中国，技术重点已经转移到容器化和自动化。

那么，下一个离开中国市场的企业会是谁呢？

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挑战与机遇总是并存。当一扇门关闭的时候，往往另一扇窗也就打开了。E

（文章来源：至顶网）